

望溪全集

第八冊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六

哀辭

徐詒孫哀辭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卽與詒孫善嘗怪其才足以立
事而於仕進泊如也學足以立言而於論述頽如也閒
與同舍夢中數悲嘯或擗臂而呼余驚起問故則垂涕
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惑於所嬖母得心疾每欲
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以他說格余癸酉冬自京師歸
其家余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遭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
絲之殛也禹未嘗身殉於羽淵而匡章之行不見絕於
孟子况未至此極者乎使徒若焦若熬以喪其精爽而

於身之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尚也戊寅冬十有
一月余客澄江舍側有方池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
面泥淖瞪目無言覺而心惡之次年秋七月歸金陵得
詒孫凶問果以余見夢時死詒孫之歸也母癰益甚父
閉之加束縛焉詒孫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昏
昏不辨人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始詒孫去京師余
送之歧路間旣與儕輩登車復返下車執余手而號慟
曰惟子知我何當歸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其後詒孫
一至金陵余適在外竟不得再見余一子新殤意殊不
自得及聞詒孫死出門西鄉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
痛矣詒孫姓徐氏諱念祖池州青陽人年四十有四

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聞其死者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
辭曰
生常自慙兮吾知子艱死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
鬱兮爲惑爲癲孰使至此兮彼蒼者天

駙馬孫公哀辭

駙馬孫公諱承運遼東人也其先將軍思克爲國扞城
顯功名於秦隴康熙三十有五年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三路並發將軍以西師絕漠扼
之殲其魁其部由是遂亡駙馬爲童子時召見卽許以
尚主駙馬生貴甚而性樸厚出於自然瀋陽范恆庵白
山邢學圃每道其爲人曰以不學爲恨聞過而能改未

有如斯人者也巳亥孟夏吾友左未生自江東來省余
會余將祇役寒上恆庵言於駙馬使延未生偕行以便
余駙馬先就見擇日以騎迎使者曲跪將命及門主人
先俟於門外歷門階必揖三讓升堂使予某出拜曰孺
子非能師先生也吾少失學欲先生講以所聞耳駙馬
以扈從先至

上營五月朔未生繼至越八日忽檐車裝載過余曰駙
馬遽屢疾一夕死矣因太息曰吾固知斯人之不長也
臥一室甯謐如一生每薄暮下直雖甚憊必手一卷問
難移時室無聲色狗馬珍異之觀門無獻技請事之客
世胄中幾見此乎駙馬年始三十有一形貌偉然其折

節務學蓋不甘以勤戒終而將益振前人之功緒故其
卒也未生恆庵學圃哀慟皆逾常雖余亦不能自克也
其辭曰

嗟蔓草之叢生兮朝繩芟而夕滋何芝蘭之旖旎今日
數漑而猶萎彼受氣之有厭兮此剝喪其焉懟軫子懷
而不釋兮予不自知其所爲

劉北固哀辭

康熙四十七年秋七月吾友北固歸自廣東余與其弟
古塘溯江候於桐過期不至而得凶問嗚呼昔吾先人
與劉氏世好以行輩北固尊於余而與余爲兄弟交北
固生於桐余生六合繼而遷江甯未相面也而所學之

趣同稍長朋誼於有司名必相次也及遊四方與士大夫往還善於北固者多余昵好而嫉余者閒波及於北固與北固居或此唱而彼和或辨論相持繼以誚讓而胸中所懷無毫髮間隔未嘗覺其爲兩人北固終世爲羈於京師而余往來流滯者亦十年每愁思無聊或中有所得輒思見北固計旬日中必再三宿其寓齋余疲疴困憊恆光就寢而使北固誦詩歌古文臥而聽之靜夜聲朗然率以爲常他時客異地歸休於家獨居私處未嘗不念此樂也北固體素強邇年頓衰余既東歸再書責之恐其負夙志而羈死於遠方北固感焉其遊廣東蓋將次第爲歸計而謀所以終老者乃不吝竟道卒

其喪之還予選适與古塘往迎余以故未得偕欲哭於
其殯之次亦未得也因爲文以摭余悲俾其子薦告以
安靈焉其辭曰

謂予之歸兮終吾生以後先痛一言之未接兮遂閉影
於重泉宦與學其交悔兮命奄忽而不延吾語子非不
早兮胡因循而致然

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
而爲汎交已丑庚寅聞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
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
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

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
湖皋壤如沐畱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
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
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
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
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
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
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
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耆
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
皆曰當得太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

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
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
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
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
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
孤冬十月孤殊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
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
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

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友子三人余皆見其孩
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
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
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
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
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陋視
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
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
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旣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
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洙卒
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甯義

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窄命支離
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
之汭繄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
相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阿兮無失

阮以南哀辭

始余兄弟應童子試卽聞阮君以南名於閭巷間及入
庠序與君後先時相見稠人中而未狎也其後余遊燕
齊倦而歸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而新知中惟阮先
生汝咸經過最密叩之則君之父也君所居近市曲巷
小橋逶迤而入四面環陂塘老屋數間蔽翳於叢篁高

柳中入其門如在山林之隩方盛暑風謾謾穿戶牖坐
有頃必加衣自仲夏入秋日未旦先君子卽披衣就阮
先生夜定然後歸率以爲常君率妻子力作殺雞屠狗
具肴蔬未嘗乏絕阮先生旣歿君於門側市藥而授生
徒於堂上先君子旬月猶三數過君余兄弟隨行每至
君必散生徒輟其所事置酒酣嬉終日而罷山前之爲
君以樂其親也由後之爲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肯
逆也嗚呼君可謂順於親而篤於友者矣君旣免喪時
謂余子知交在四方朋儕多資子以餉其口而獨遺余
何也時余私計先君子栖遲寡懽惟君居近而意愜故
獨難之以滯君之行及先君子歿而余及於難又踰年

而君死追念平生遊好傾心向余而余無纖毫之報者
莫如君乃哭而爲文以志余哀君諱夢鰲江甯人卒於
康熙某年年五十有一余聞其喪次年之某月日也其
辭曰

忠養不圖心之競也蹇以無年亦其命也重施而蔑以
稱獨余之病也

李伯子哀辭

李習仁字長人吾友恕谷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
就學於恕谷歸言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
恕谷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
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白門翁止園見而嘆曰子

弟中未見如斯人者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土風
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
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
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其友內人南行
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
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還舟又數日疾革其妻
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畱夜將半氣絕惟
小童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
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閒或值
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爲帝王公
侯卿相澤流世嗣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眾人之激

於所遇別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杪
秋自塞上歸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子弟
無與比並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恕谷
古塘之躬行日暮途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
閒值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爲憂而終
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旣冠立課程自檢
晝所爲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
曰
嗟爾幼志離羣匹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
藝畢兮性栗而溫儀有壹兮瑩瑩南行志決壯兮知命
不惑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祈嚮兮斯人則亡子復何

望兮

張彝歎哀辭

吾友張彝歎名自超高淳縣人康熙五十七年

天子命公卿舉積學篤行之士司空徐公以自超對

詔下江南守土吏齎送赴闕余私獨喜計日以待其至

南中故人爭趣之曰子抑心自強此行也尙其慰方子

之思俄而傳遽至則道卒矣始自超以册老高祖以下

惟一身而久無子不敢仕進癸未成進士長洲韓公將

以館職薦踵門辭需次當得縣令不就嘗遊金陵關中

白玫玉適至介余請見而彝歎難之卽日駕而行曰吾

鄉人也而世有相慕用者吾無死所矣及余邁難徐公